

试论唐代杭州刺史政绩与诗词

郑光虎

【内容提要】杭州的繁荣始于唐代。唐代杭州刺史对杭州发展所作的贡献不可磨灭。本文探讨了他们的政绩及诗词文学方面的成就,从中可见其时杭州渐而昌盛的情状,这对于研究杭州开发扩展到繁荣的历史过程具有一定意义。

杭州的繁荣始于唐代。据历史记载,唐代的一些杭州刺史组织人工疏浚西湖,在无数的能工巧匠的辛勤劳动下,杭州这块得天独厚的宝地,逐步发展成为今天的人间天堂。本文拟对唐代杭州刺史的政绩与诗词作一番探讨。

一、唐代杭州刺史的政绩

唐代的杭州刺史,据近人郁贤皓《唐刺史考》载,一共有99位。他们的政绩有多有少,有的资料上不曾提及,无法揣测。就现存有关史料所知,大体上有如下几个方面:

第一,维护杭州的统一,保卫杭州的安全。

《旧唐书·刘晏传》记载了这么一段话:“禄山乱,避地襄阳。永王璘署晏右戢,固辞。……诏释度支郎中,兼侍御史,领江淮租庸事。晏至吴郡而璘反,乃与探访使李希言谋拒之。希言假晏守余杭,会战不利,走依晏。晏为阵可守计,因发义兵坚壁。永王败,欲转掠州县,闻晏有备,遂自晋陵西走。”历史资料表明,唐玄宗李隆基第十六子永王李璘,乘安禄山、史思明叛乱之时,以四道节度使的身份,自江陵沿长江而东下,准备割据江南,与朝廷分庭抗礼,自立为王。肃宗李亨至德元年(756年)冬,刘晏全力协助吴郡太守兼江南东路探访使李希言抗拒李璘,并加强战备,坚守杭州。次年(757年)2月,李璘兵败,听说杭州刘晏有重兵把守,只得退回常州晋陵,最后败亡于江西南部。由此可知,刘晏在至德元年至二年(756~757年)任杭州刺史期间,反对分裂,维护大唐江山的统一;反对叛乱,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,作出了特殊的贡献。

唐代的另一个刺史张伯仪,在永泰元年至大历二年(765~767年)任所期间,讨平贼寇的骚扰,保卫浙江(包括杭州在内)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,立了大功。《册府元龟》卷359页记载着这样的情况:“上元中,贼帅袁晃乱海浙,光弼俾伯仪与诸军讨之,招绥叛亡,平荡山洞,功为第一……”这里还可看到,张伯仪不仅讨平了贼寇,保卫了浙江,而且还能正确对待放下武器的俘虏,“招绥叛亡”,这就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了顽固不化而又罪大恶极的“贼帅”。安史之乱后,藩镇割据下,握有军权的张伯仪,在维护社会的安定,保卫国家的一统方面,作出了贡献。

第二, 整治江湖、凿井引水建设杭州。

咸通二年(861年)崔彦曾任杭州刺史。据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说,他在任所期间,发动民众,疏浚西湖,并在钱塘江南五里开了沙河塘。这沙河塘,成为当时杭州的热闹繁华地区。

最令人瞩目的要算李泌刺史的政绩了。李泌于建中二年至兴元元年(781~784年)任杭州刺史。他在任所期间看到杭州市民饮用卤水,苦不堪言,于是征发民夫开凿六口深井,遍布杭州市内,解决了杭州市民饮水的困难。六井即相国井(今杭州解放街天香楼酒家一侧)、西井(又名化成井)、方井(又名四眼井,今杭州虎跑附近)、白龟井、小方井、金牛池井。后来年久失修,六井依然湮塞,直到长庆四年(824年)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期间,才又发动民众重新疏浚城中当年李泌所造的六井,使杭州市民又一次能享用到清洁纯净的淡水。白居易尊敬李泌、怀念李泌,所以作《钱塘湖石记》以志纪念。白居易在记中不忘李泌当年的功劳,特地说:“郭中六井,李泌相公典郡日所作,甚利于人,……”李泌开凿六井,白居易疏通六井,为杭州的繁荣和扩展创造了条件。这六井遗迹,有的至今犹存。从唐宋诗文起,直到今天,人民一直铭记在心。

值得我们大书一番的是李播的功绩。李播是会昌五年(845年)任杭州刺史的。他在任期间,修筑了钱塘江堤,保护了杭州地区广大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,免受洪水灾害之苦,同时,又使千百万亩田地免遭淹没的危险。晚唐诗人杜牧在《杭州新造南亭子记》中说:“钱塘于江南,繁大雅亚吴郡。子烈(李播,名子烈。)少游其地委曲知其俗。蠹人者剔削其根节,断其脉络,不数月,人随化之。三笏干丞相云:涛坏人居不一,铎铎败侵不休。诏与钱二千万。筑长堤以为数十年计,人益安善。”由此可知,李播任杭州刺史时,不仅修筑江堤,为民造福,而且严肃处理腐败分子,为政清廉。对蠹人者“剔削其根节,断其脉络”。他加强法制,严肃政纪,为保护杭州、稳定杭州、发展杭州作出了贡献。

第三,建亭造塔,植树护堤美化杭州。

杭州的寺庙之多为全国之最,人称“佛地”,而唐朝的杭州刺史是有一份大功劳的。他们不仅拨款、募捐,而且自己出资,其虔诚之心,实为可嘉。以张伯仪为例,据《全唐文》卷三一九李华《杭州开元寺新塔碑》载:“广德三年三月,西塔坏。凶荒之后,人愿莫展。太常卿兼杭州刺史张公伯仪,忠简帝心,威静吴越,驻车跪礼,徘徊感叹。乃舍清白之俸,为君为视,修而复之。”张伯仪用自己薪俸修塔,保护文物古迹,令人可钦可敬。

白居易在五十二岁那年,长庆三年(823年)杭州刺史任上写了一篇《冷泉亭记》:“杭自郡城抵四封,丛山复湖,易为形胜。先是领群者:有相里君造作虚白亭;有韩仆射皋,作候仙亭;有裴庶子棠棣,作观风亭;有卢给事元辅,作见山亭;及右司郎中河南元芑,最后作此亭。于是五亭相望,如指之列,可谓佳境殫矣,能事毕矣。”这里提到了杭州五位刺史各建一亭的事。他们的任职时间分别约为:大历七年(722年)前;贞元二十一年(805年)前;元和四年(809年)前后;元和八年至十年(813~815年);白居易接元芑任后,对冷泉亭特别欣赏,他在《冷泉亭记》一开头便详介说:“东南山水,余杭郡为最。就郡言,灵隐寺为尤。由寺观,冷泉亭为甲。”在飞来峰和灵隐寺之间,有一泓清水,冷冽凄清,这就是著名的“冷泉”。泉畔有亭翼然,这便是著名的“冷泉亭”。登上冷泉亭,仰望飞来峰,俯

看冷泉水,波光山影,相映生辉。经白居易这么一介绍,冷泉亭和冷泉,就开始名扬天下,流传于今。

不仅如此,在唐代杭州刺史中,还有亲自带头倡植松林来美化杭州秀丽风景的。杭州西湖以西的洪春桥直至灵隐天竺,松林长达九里,是唐代刺史袁仁敬所倡植。唐代诗人李绅有“十里松风碧嶂连”句,白居易有“松排山面千重翠”句。这九里松成了杭州西湖特有的景色,诗人词客不断在作品中提到,成为袁仁敬在杭州的一大政绩,成为杭州一个重要景点了。

二、唐代杭州刺史的政绩在诗词中的反映

唐代杭州刺史的政绩在诗词中分布很广,牵涉到各个方面,而流传下来数量最多的要推白居易了。白居易在杭州刺史任上疏浚西湖,筑建堤坝,关心人民疾苦等许多方面都在诗词中有所反映。此外,姚合、贯休等人也在诗中反映了唐代刺史有关的政绩,而其他众多的杭州刺史,因有关史料很少提到他们的政绩,本文就难以一一介绍了。

白居易是长庆二年(822年)十月到杭州任刺史的。他首先想到的是人民的疾苦,是年十一月,他写了著名的《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》:

余杭邑客多羸贫,其间甚者萧与殷。天寒身上犹衣葛,日高甑中未拂尘。江城山寺十一月,北风吹沙雪纷纷。宾客不见绨袍惠,黎庶未沾襦袴恩。此时太守自惭愧,重衣复衾有余温。因命染人与针女,先制两裘赠二君。吴绵细软桂布密,柔如狐腋白似云。劳将诗书投赠我,如此小惠何足论。我有大裘君未见,宽广和暖如阳春。此裘非缁亦非纁,裁以法度絮以仁。刀尺钝拙制未毕,出亦不独裹一身。若今在郡得五考,与君展覆杭州人。

这首诗中所提到的“协律”,即协律郎。这是掌管音乐律吕、监试乐人等事的职衔。全诗从萧殷二协律的贫穷谈到白居易自己“重衣复裘”,继而给他们棉袍御寒。诗人高瞻远瞩,进一步说明我有“和暖如阳春”的“大裘”,这是用“法”律、制“度”裁剪出来,用“仁”爱作棉絮,定与二协律一起用此“大裘”来覆盖杭州人民。诗人推己及人,想到了身为杭州刺史的责任,一定要贯彻国家法律、制度,推行仁政,对杭州人民作出有益的政绩,来温暖广大人民。

值得永远铭记在心的事是白居易筑堤捍湖泄水溉田。《新唐书·白居易传》载他在杭州:“始筑堤捍钱塘湖,钟泄其水,溉田千顷,复浚李泌六井,民赖其汲。”长庆四年(824年)三月十日白居易作《钱塘湖石记》,记文中说。“凡放水溉田,每减一寸,可溉十五余顷。每一复时,可溉五十余顷。先须别选公勤军吏二人:一人立于田次,一人立于湖次,与本所由田户据顷亩,定日时,量尺寸,节限而放之。若岁旱,百姓请水,须令经州陈状,刺史自便押贴,所由即日与水;若待状入司,符下县,县帖乡,乡差所由,动经旬日,虽得水,而旱田苗无所及也。大抵此州春多雨,夏秋多旱,若提防如法,蓄泄及时,即濒湖千余顷田,无凶年矣。”全文详细介绍了蓄水灌田和水涝排泄的办法,以确保旱涝丰收,并举四条刺史应该为百姓做到的事,刻在石上,留给后任。是年五月,朝廷征他为太子左庶子,他依依不舍作《别州民》留别:“耆老遮归路,壶浆满别筵。甘棠无一树,那得泪潸然?税重多

贫户，农饥足旱田。唯留一湖水，与汝救凶年。”这是一首具有深刻的思想性的诗，艺术上也很特色。作为杭州刺史的白居易，替人民诉说了统治阶级的残暴、对贪官污吏的痛恨。因为“税重”、所以“农饥”。诗人自愧无甚德政，唯有钱塘湖经过整治疏浚，略可告慰杭州父老乡亲。

白居易写诗针砭时弊，办事不忘民间疾苦，他一生正直而屡遭贬斥，前期那种“兼济天下”的精神，到后期已无可奈何，只能“独善其身”了。这首诗中亦可看出其苦衷。但人民是永远敬仰他、理解他的。当他秩满离任时，竟然出现了“耆老遮归路，壶浆满别筵”的如此动人场面。

另一位著名的杭州刺史姚合。他在大和九年（835年）仲春到杭州上任，卸任的刺史裴弘泰移任亳州刺史。两人交接后，姚合写了一首《送裴大夫赴亳州》：

杭人遮道路，垂泣浙江前。谁国迎舟舫，行歌汴水边。周旋君量远，交代我才偏。寒日严旌戟，晴风出管弦。一杯诚淡薄，四座愿留连。异政承殊泽，应为天下先。

诗中的“亳州”，汉代称谯县，曹操的家乡。全诗赞颂了裴弘泰的“异政”、“殊泽”，一旦离别，人民塞满道路两旁，哭泣于钱塘江边，难舍难分。全诗从侧面衬托出裴弘泰的功劳。末句体现了姚合下决心为杭州人民作一番事业的雄心。

三、唐代杭州刺史的诗词

唐代杭州刺史的诗词中，除了反映当时的政绩以外，更多的是题咏杭州风物、送往迎来直到别后思念等等。这些诗词和文章，在文学史上产生了广泛、深远的影响。不少名篇佳作世代流传，脍炙人口，为杭州的湖光山色、名胜古迹益发增添了光彩。

如前所述，唐代杭州刺史中，白居易是诗词文章最多的一位大家，其中许多佳作，成为千古传诵的名篇。

首先，在题咏风物方面。

白居易的《钱塘湖春行》便是其中名篇之一：

孤山寺北亭西，水面初平云脚低。几处早莺争暖树，谁家新燕啄春泥。乱花渐欲迷人眼，浅草才能没马蹄。最爱湖东行不足，绿杨阴里白沙堤。

孤山寺，一名永福寺，在孤山上，陈文帝天嘉初年建造。贾亭，在孤山东，据《唐语林》卷六载：“贞元中，贾全为杭州，于西湖造亭，为‘贾公亭’。”白居易这首诗，处处扣紧环境和季节的特征，“早莺”、“新燕”、“乱花”、“浅草”，把刚刚披上春天外衣的西湖，从孤山寺到白沙堤，由点到面，描绘得十分迷人。

长庆三年（823年），白居易对杭州瑰丽景色作了全面的描绘，写出了著名的《杭州春望》：

望海楼明照曙霞，护江堤白踏晴沙。涛声夜入伍员庙，柳色春藏苏小家。红袖织绫夸柿蒂，青旗沽酒趁梨花。谁开湖寺西南路，草绿裙腰一道斜。

诗中的望海楼，据《太平寰宇记》载：望海楼作望湖楼，高十八丈，唐高祖武德七年

(624年)置。据《唐刺史考》载,此时当为史令卿任杭州刺史。这也是史令卿的一点成绩。这首诗象图画一样,有高楼、长堤、春柳、江水;红裙、彩绦点染;朝日、霞光映照;亭台楼阁穿插其间。全诗依照登望的目光,由东南转北再转向西,逐步推进,错落有致,从中见出作者炉火纯青的艺术功力。

关于西湖中之白堤,据《南宋京城杭州》一书载,今日松木场至武林门一带的堤是白居易所筑,称白公堤。白公堤湮没后,只剩下现在这条堤了,后人称之为白堤,是为了表达思慕纪念白居易之情。从前一首诗中“最爱湖东行不足,绿杨阴里白沙堤。”与后一首的“谁开湖寺西南路,草绿裙腰一道斜。”可知,现在的白堤原名白沙堤,是在白居易之前早就有了。

白居易诗词极多,有关题咏杭州风物的,只能略举一二罢了。

其次,关于送往迎来方面。

唐代著名大诗人李白的堂房侄儿李良,约在开元二十四年(736年)做过一任杭州刺史。李良的诗词,至今未曾发现,而李白却写了一首《与从侄杭州刺史良游天竺寺》歌咏了杭州风情:

挂席凌蓬丘,观涛憩樟楼。三山动逸兴,五马间遨游。天竺森在眼,松风飒惊秋。览云测变化,弄水穷清幽。叠嶂隔遥响,当轩写归流。诗成傲云月,佳趣满吴洲。

樟楼又名樟亭,在钱塘县南五里。三山是传说中的蓬莱、方丈、瀛州三座海上神山。李白与从侄同游天竺,比作凌帆升空,如入仙境,览云弄水,妙趣无穷。全诗雄奇豪迈,奔放多变,独具一格。

元和十二年(817年),严休复为杭州刺史,元和十四年罢刺史任,白居易写了一首《酬严十八郎中见示》诗:

口厌含香握厌兰,紫薇青琐举头看。忽惊鬓后沧浪发,未得心中本分官。夜酌满容花色暖,秋吟切骨玉声寒。承明长短君应入,莫忆家江七里滩。

全诗对严休复的“未得本分官”一生奔波深表同情,又劝慰他不要回首往事,是一首劝他知足常乐的诗。

姚合是中唐时期一位有影响的诗人,白居易长于姚合三岁,他们是一对好友。姚合到杭州任刺史前,白居易写了二首《送姚杭州赴任因思归游二首》,第一首说:

与君细话杭州事,为我留心莫等闲。閤里固宜勤抚恤,楼台亦要数跻攀。笙歌缥缈虚空里,风月依稀梦想间。且喜诗人重管领,遥飞一盞贺江山。

诗人劝勉姚合首先要殷勤政事抚恤百姓,切不可等闲视之。然后才可游览山川风光。区区数语,道出了白居易“兼济”之志,也体现了与姚合之深厚感情。

姚合在杭州任所写过一首《杭州官书偶书》,这首诗,既非题咏风物,也不是送往迎来,但却触到了杭州的政事:

钱塘刺史漫题诗,贫病无思祸少威。春尽酒杯花影在,潮回画舫水声微。闲吟山际避僧上,暮入林上看鹤归,无术理人人自理,朝朝渐觉簿书稀。

这诗细细读去,有一种无为而治的老庄风度。饮酒、登山、吟诗、看鹤,公务事一天天减少。这在杭州刺史的诗词中是不曾见过的,亦属奇事。开成初年,姚合应召回京,朝廷改

任其为刑部郎中。离杭前夕，他依依不舍，写了一首《别杭州》：

醉与江涛别，江涛惜我游。他年婚嫁了，终老此江头。

姚合以拟人的笔调，把杭州最富有特征的景物钱塘“江涛”形象地比作杭州人民。他喝足闷酒与之告别，他年子女长大婚嫁以后，再来与杭州人民终老一生，表达了永不与杭州分离的决心。

再次，关于别后思念方面：

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，在杭州当过刺史的白居易于长庆四年五月任满离杭，赴苏州任刺史，唐敬宗宝历二年（826年）秋天，因眼疾免郡事，回到洛阳，是年55岁。他对苏、杭两郡留下了美好的回忆，终生难忘。突出的是《见殷尧蕃侍御忆江南诗三十首，诗中多叙苏杭胜事，余当典三郡，因继和之》云：

江南名郡数苏杭，写在殷家三十章。君是旅人犹苦忆，我为刺史更难忘。境牵吟咏真诗国，兴入笙歌好醉乡。为念旧游终一去，扁舟直拟到沧浪。

全诗抒发了白居易魂系情牵难忘江南的相思之情。

开成三年（838年）67岁的白居易，还写了三首《忆江南》词，念念不忘苏杭美景：

江南好，风景旧曾谙。日出江花红胜火，春来江水绿如兰。能不忆江南？

江南忆，最忆是杭州。山寺月中寻桂子，郡亭枕上看潮头。何日更重游？

江南忆，其次忆吴宫。吴酒一杯春竹叶，吴娃双舞醉芙蓉。早晚复相逢？

第一首是充满生命力的春日赞歌，是泛写江南春景；第二首突出写了“最忆是杭州”，想象桂子从月亮桂树中落下，又在郡亭观看连山喷雪的江涛情景，难以忘怀，从而引起重游的念头。第三首照应第一首结尾和第二首的开头追忆苏州往事，写出了苏州姑娘的多姿多态，“早晚复相逢？”

这三首词，每首各具首尾，自成一体；而各首之间，又前后照应，连贯一气，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，其谋篇布局技巧纯熟，同时又寄托了作者对江南的一往情深。

唐代刺史的事迹，不仅称著于当时，而且见重于后世，在各个方面留下了深远的影响。唐朝以后，宋、元、明、清继而随之。北宋初年，正如著名词人柳永在《望海潮》里所说“参差十万人家”。到了苏轼主持杭州工作时，更是大规模疏浚西湖，把打撩起来的杂草、淤泥，自南至北筑起一道长堤，这便是今天的苏堤。南宋建都杭州，亭台楼阁、寺观庙宇，数量之多甲于天下。“一色楼台三十里，就中无处觅孤山。”

可以设想，没有白居易、苏轼、林逋这些光昭古今的诗人，没有岳飞、于谦、张苍水这班气壮山河的民族英雄，杭州就决没有如此多姿多态。我们瞻仰岳庙，就会高歌岳飞的《满江红》；祭奠于谦，就会想到他的《石灰吟》；漫步南屏会暗诵张苍水的《绝命诗》。我们流连在苏堤上，追忆苏东坡“六桥横绝天汉上，北山始于南屏通”。“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妆浓抹总相宜”。游放鹤亭而低吟林和靖的“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”。……

不仅如此，他们的影响，还波及到小说、戏曲方面。明朝冯梦龙编纂的《喻世明言》、

（下转161页）

了“意识流”的手法，以强调其非理性的成份。但迪尔西部分就完全不同了。她是一个身心都非常健康的黑人楷模，在作者的眼中和笔下，她是善的化身和美的寄托。作者在此没有使用“意识流”的手法是十分合理而又相当高明的。从对位法的角度来看，前两部分之间形成一种十分协和的关系，后两部分也有一种比较协和的关系，而且第一、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有一种不甚明显但却可以感觉得到的协和关系。同时，前两部分又与后两部分形成对比系，如此，整部小说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构成了一个多层次的立体交叉对位网，既有横的方面的独立性，又有纵的方面的协和性，还有纵横内部之间的交叉和变化，从而增强了作品的质感和深度，小说的复调性质也表现得更为明显和充分。对位法烘托出复调结构，复调结构又使对位法得到更好的发挥。两者如红花绿叶，相映成趣，相得益彰。不仅在形式上别具一格，而且对表现和深化主题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。

注释

1. Bassett, John. William Faulkner: The Critical Heritage
2. Hoffman, Frederick. William Faulkner, 1966
3. Pilkington, John. The Heart of Yoknatawpha, 1981.
4. 《福克纳评论集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。
5. 《论〈喧哗与骚动〉的文体风格》，金立群，《外语教学与研究》，1980年第3期。
6. 《意识流、朦胧及其他》，李文俊，《外国文学季刊》，1981年第2期。

（上接155页）

《警世通言》、《醒世恒言》；与他同时的凌濛初先后写出《拍案惊奇》、《二刻拍案惊奇》，其中，就有不少以西湖或杭州为背景的作品，其中有的事迹就直接写白居易、钱镠、贯休等唐代诗人。杭州的不少故事被改编成戏剧或说唱，至今还活跃在舞台上。

他们的影响不但举世瞩目，而且远涉重洋，名扬海外。在元代，意大利人马可·波罗当时来游杭州，曾惊叹杭州是“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天城”。明朝正德年间，有位日本使臣到了杭州，他惊叹备至，赋诗一首：“昔年曾见此湖图，不信人间有此湖。今日打从湖上过，画工还欠著工夫。”明代诗人虞谦咏《西湖》诗里，无限深情地歌颂了唐代开发者的功劳：“西湖开凿大唐年，夹岸楼台夕照边。一镜天开浮碧玉，两峰云净出青莲。”当然，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，也是杭州这颗璀璨明珠的创造者，千百年来，千千万万人付出辛勤的劳动，才造就了今日繁荣美丽、诗情画意的杭州。